

一个学校戏剧组导师的自白

杜国威

我在可立中学任教达十七年，在进校的第二年，校长委派我担任戏剧组的导师，当时，我对戏剧方面的认识并不深；我觉得带领戏剧组与带领其他学会会有很大的分别，因为很多时，学生参加课外活动各有动机。例如参加美术学会、音乐学会等等，都是由于他们对该科目有很大的兴趣，同时亦更想深入研究而去参加，在这种先天条件下，通常负责领组的导师，只需对该活动具备应有的知识，和学员打好关系，大家计划一些专题设计，准备一些活动，便能应付过去，总比带领戏剧组容易得多。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呢？因为我发觉在当时报名参加戏剧组的同学，大多是一群比较不喜欢读书，好动贪玩，不受约束，精力过剩而又喜欢扮鬼扮马和喜欢幻想，与现实生活有很大距离的年青人，在若干程度上，好动的学生都是顽皮有问题的。

在过去十七年的教学生涯中，我通常要面对一班扎扎跳，专制造麻烦，而基本上不晓得如何去合群的孩子，而他们参加学校戏剧组是想在这组发挥其活泼不羁的心态，他们把戏剧组当作乐园。作为一个毫无经验的戏剧组导师的我，真不知如何着手去搞好这个剧社！我相信校长以为我童年时曾参与播音活动，就一定是对戏剧很有研究，便一厢情愿的任命我带领学校的戏剧组；但有苦自家知，基本上我连一些有关中国和西方的戏剧常识亦不甚了解，校长则极力要求我去发展校内的剧社，真不知如何是好！初时，我想依照其他学会的模式去做，但后来发觉戏剧活动与其他学会是大不相同的；要搞好戏剧组的活动是很困难。首先要传授学生一些戏剧知识，然后实践，安排学生排练和选择剧本。既要透过戏剧发挥教育功能；又要去把作为课外活动的戏剧，视为既有娱乐又有意义而又能达致教育目标的一项活动，真是谈何容易。你若不具备一些戏剧经验，作为导师，会是一件苦差。我初时亦觉得烦恼，但想深一层，校长既然任命我带领这组，定必对我有信心，很可能我具备这方面的潜质，于是便鼓起勇气面对现实。

我发觉加入戏剧组的成员参差不齐，有些是中一学生，很喜欢做戏，有些是中五、中六的学生，他们亦很投入。问题是我是否愿意接纳那些快要参加公开考试的会考生或预科生加入戏剧组，因为恐防他们加入戏剧组一两年后便要离校，而戏剧组便会失去一位刚成长的组员；因为要培育一位好的组员，起码需四至五年的光景。另一方面，学生的功课亦是一大问题，我会向他们分析，加入了戏剧组是需要花一些时间，这会否影响了他们的功课，他们应好好的去分配时间。

另一方面，我亦很坦诚的对他们表明我自己对戏剧的知识亦有限，我愿与他们共同探讨。初时大家都想去找一些现成的剧本来排练，但发觉在那个年代（十五年前），

适合中学生演出的现成剧本，简直是凤毛麟角，我不能胡乱的去找那些莎士比亚又或莫里哀等的西方翻译剧本来给学生排练，因为剧中的角色，其身份、年纪和性格都不适合中学生来扮演；他们很难解，甚至作为老师的我，亦不知那些剧本想表达甚么。我觉得既然样样由零开始，何不尝试勇敢的去面对一些基本上以前未试过的东西，去探讨一些本地或和本地学生有关的问题，而着手编排一出戏，让学生、教师甚至家长看后都会产生共鸣。我将这颇具野心的念头向戏剧组的同学表达，共同研究，他们都很赞同这建议；于是倡议集体创作剧本。在集体创作的过程中，开始时都是由我去了解学生的日常生活或环绕着他们家庭生活所发生的问题；最初的原意是共同去创作一个剧本，却带给我另一种收获，那就是透过此种探讨，令我与某一些学生感觉更密切，更了解；原来当时黄大仙区的学生，家庭背景方面，部份都有很多烦恼；当时有些学生，放学回到家里，是没有活动空间的，他们宁愿放学后留在学校与同学一起玩乐，又或借口留校温习而去逃避。他们不愿放学后立即回到那又窄又焗的家；既然学校有戏剧组的设立，他们更乐意留校直至晚上九时才走。至此，我才发觉自己正承担着一个看管他们在学校课后活动的重大责任。

我和学生们共创的初期剧本，我自己亦觉得较为老土；内容不外乎是父母不了解子女，学生要面对烂赌的兄长；误入歧途的姊姊；酗酒的父亲等等，这些虽然是每个家庭都可能发生的事，但若果是太典型化而永远停留在这层面，则学生的演技是毫无进步。适逢当时，有校际戏剧比赛举行，我悟出道理，我可以和学生认真的去创作一个剧本，经过排练，然后参赛，藉此获取经验，扩阔视野，展开和校外的戏剧界接触。有了这次机会，我反而更大胆。我记得当时作为一个老师的我，竟不断写信到社署、老人中心、展能中心、职业辅导处及戒毒所等机构，要求访问他们，以期取得灵感和资料用来编写剧本。在这段期间，我和学生们都透过访问，学会了如何去理解别人的心路历程；尽管客观的与人沟通。最难忘的经验是访问戒毒中心，面对以前曾经吸毒的人，应该用甚么态度去令别人接受你，同时又肯向你倾诉自己以前的一切。这次访问亦令学生知道与人相处，除真诚外亦需技巧。我们把采访得来的资料组织、编排，发觉我们集体创作出来的剧本，有血有肉，内容丰富，我们于是报名参赛。当然，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我们每次参赛都获得奖项。我最兴奋最难忘的是第一次参赛便获全场总冠军、最佳演员奖和最佳编剧奖，这些鼓舞令到我和我的学生，愿意继续去发展剧社。

原来「鼓励」真是推动一个人努力向前的必需因素，想不到就是因此而改变了我的一生。十七年后今日的我，已经不是一个中学教师；我由一个曾经努力去搞戏剧课外活动的教师而变成了一个今天在电影和舞台编剧都略有成就的我。在带领课外活动，尤其是戏剧活动时，当然会遇到一些困难，我觉得最大的困难就是经费问题。学校给予各组的经费往往是不够的；作为一位教师，不应整日抱怨经济资源不足，应抱着多有多做，少有少做的态度，所谓穷则变，变则通。

虽然在教师的工作范畴中，从没有规定教师要从自己的薪俸中，奉献若干给学生，但我作为教师亦很认命，我宁愿自己花费少一些，而节省部份金钱用来资助戏剧组的一些开支，例如添置小道具。我有时亦会垫支部份的开支。我自己有两个概念，一个就是觉得自己所赚的薪俸，就算拿部份出来使用，亦无所谓，有时眼见戏剧组的同学，排练至晚上九时，滴水未沾，饭仍未吃（虽然家里或会留饭），我亦会自掏腰包给他们买饭盒裹腹；有时学生们亦会替我省钱，只买面包甚至不喝汽水而只喝白开水。他们的表现在令我感动。另一个概念就是：我觉得因为我很努力去参加校际戏剧比赛，而校方对有单据的必要开支甚或超支都一定支持。同时很幸运地，我校每次参赛除获奖牌奖杯外，很多时亦会获发奖金，这亦可帮补了我组的经费。

作为一个老师，我觉得对学生的关心和爱心是十分重要的。我并不是鼓励学生去贪心，有吃有玩才参加这一组课外活动，今时今日的学生是成熟的，他们知道自己是甚么心态，在这种情形下，师生间的思想距离自然拉近。我了解学生的心态，他们参加戏剧组，可能是对功课的一种逃避；不肯读书但又不想一事无成，于是参加戏剧组。我有时亦甚觉矛盾，因为有些学生真的不是读书材料，但戏剧天份却很好，他们很多时借口排戏而不交功课，令到科任老师抱怨，甚至走来向我投诉，埋怨他们只知排戏而不做功课。我私底下亦和那些同学谈过，他们承认有时是因为懒惰，但有些则因对该科真的没兴趣。我于是鼓励他们，对他们说每人都有自己的理想，但每一个理想都建基于基本的学问上，他们就算喜欢演戏，都先要把书读好才能进入演艺学院，才可以在演艺事业上更上一层楼。有过一段时期，我自觉相当迷惘，就是如何与其他同事沟通，他们是否真的了解你为何每天这样傻，与学生们排戏直到晚上九时，为的是甚么？校长的信任和鼓励亦是令我废寝忘餐去推动校内戏剧组发展的主要关键，他对我很好，若不是他的鼓励亦不会使我因搞戏剧而获致有今日的成绩。校长曾对我说，学生是有很多类的，有的是在基本成绩上找不到自己，如果能因透过戏剧活动，令他能找到自己的话，那对他的帮助和他的成长是很重要的。校长已经这样想得通透，何况我是负责推动戏剧活动的教师。所以我听了校长这一席话后，反而令我如释重负，因为我自己知道要面对的是那一类学生，我应该让他们被别人认同。有时家长亦会投诉，他们觉得自己的子女在学校用心读书便足够，为什么还要搞那劳什子的戏剧，每晚弄到九时许才回家。家长们实在是了解不了子女的真正心态。今时今日搞戏剧的老师较我那个年代容易得多，因为已出了很多位由读书时期开始参与戏剧演出而现今在演艺事业上很有成就的人物，透过他们的表现，令家长更了解自己的子女应走甚么路，而现今传播媒界事业的蓬勃发展，亦会令家长觉得就算子女读书不成，但如果能成为电视明星或演员，亦会是一条很好的出路，也是一份正当职业。因此，今天学校要面对家长的投诉机会不大。

作为一个「留九」（每晚留到晚上九时）的老师，我和学生亦要看校内工友的面色，因为很多时会超过晚上九时才走，这会剥削了他们的休息时间，如果那晚当值

的是一位通情达理，对学生有爱心的工友，他会在十时前苦口婆心的劝谕学生早点回家；如果遇着那些公事公办的工友，那可要小心了，但亦正好是训练学生们搞好人际关系的良机。在最初的几个月，我会给工友们视作「傻小子」，但日子久了，他们会觉得我为人爽朗，进而对我了解及支持。在众多工友中，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年纪相当大的李伯（他现已退休），李伯见证着可立中学戏剧组每一年的成长，每一位毕业后的戏剧组成员，每当回校探访，都会先问候李伯，因为李伯陪伴他们渡过了很多个「留九」的岁月。

我觉得编剧在戏剧活动上占很重要的一环，因为要先编好剧本才能着手训练学生排演。编写剧本最难是如何去达成目的，负责编写剧本的人，首先具备有想写点甚么的心态，才可着手编剧，如果勉强从事，便觉得有压力和力不从心。我和学生每次参加校际戏剧比赛，共同创作的剧本，每年都很出色和被接受。大家会觉得这和导师很有关系，我想这或许和我在童年时曾参与播音有关，因为我不自觉的吸收了很多故事，又发觉很多故事有很多模式，正如作文章的有起、承、转、合，高潮，悬疑和结局，这些对我们编写剧本很有帮助，使我们能较易得心应手。我相信在带领戏剧组活动方面，是很倚仗领组导师的投入和感性，和具有喜欢艺术的性格，这样他会在尝试中不断寻求改进。我的编剧技巧不外乎从经验中获取。戏剧就是将生活中的细节呈现于舞台。为了找寻题材，我鼓励学生多阅读报章，从中发掘题材，又多留意身边的人与事，把这些触觉升华到舞台上。我们把搜集到的资料进行讨论，看看是否可变成剧本；用自己丰富的思想，把剧中人物塑造得有血有肉，活灵活现。从访问中采得的资料，模仿被访者的神态语气，套入剧中的角色，大大增加了人物个性的真实感。现今负责戏剧的老师，有机会参加很多戏剧的工作坊，这有助他们更了解戏剧，不再像我们那个年代要由自己去摸索。现在很多时亦有角色扮演这玩意，这证明了现今的学校相当注重戏剧活动，能令学生更易发掘自己的潜质。在求学时期参加戏剧组，到将来为人师表，担任戏剧组导师时，就会有信心而且更易掌握各种窍门。但编剧这一环，始终是较难和较复杂的，不是有很多人愿意或有能力去带动学生参与集体编剧。以我所得的经验来说，首先要向学生分析各类不同的剧本，例如舞台剧本便不像电影剧本那么复杂。编剧时，首先要布局分场，找出主线，循此线构造人物，发展剧情，这就靠同学们一起去讨论，在讨论过程中自然会发展剧情和剧中人物的性格和对白。在编剧这环节中，最重要是鼓励学生执笔，虽说是集体创作，但执笔者仍是最重要，在众多参与戏剧组的学生中，做导师的应着意去发掘那些思想较成熟和有潜质的同学，去引导他们创作，带动他如何去写：先写大纲内容，然后分析。有些剧情是靠环境影响；有些则靠人物的带动；深化塑造人物的性格个性；了解剧中人物的背景，教育及健康状况，将心中构思的人物形象化，用生活化的对白及人物的冲突，自然会带动剧情的发展。在讨论过程中，所有戏剧组的成员都可参与。到执笔写的时候，则需冷静的去构思剧情，分析人物性格。写对白比较上需要技巧及多观察，要靠说话表达情感已不是最高境界，有很多时是尽在不言中的。我常拿诗经中的赋、比、兴来形容舞台

上对白，「赋」的表达方式是直接了当—例如爱侣久别重逢，就会直说「我很挂住你」；「我好开心」一语中的。「比」的表达手法是因有些情感不易说出口而用另一种比喻；例如说：「你像花一般美丽」；「我像雀咁开心」。「兴」则是言外之音，例如在求婚这游戏中，有学生曾用：「我妈妈很想饮一杯特别的茶」，这言外之意是向爱侣求婚。同学们在参与我校戏剧组活动中，得到很多乐趣，故很少缺席。我自己亦发觉与同学们一起搞戏剧组活动亦很有满足感。我自己亦很严格，要衡量戏剧组的成绩，便须透过各类观摩演出或比赛，同时了解外间戏剧的发展。既然我们是一丝不苟的去经营，自然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多年来获奖不少。我有时亦觉得自己太过份，我把学校的戏剧组当作专业的剧社般去严格训练，我训诲他们就算自觉有艺术细胞，亦先要把书读好，否则无法做一个好演员，无法投考演艺学院或其他须凭学业成绩才能踏进演艺事业的途径。

综观我搞戏剧组这十五年来，我得到甚么？我和我的学生亦得到些甚么？反复思量，我觉得最大的收益，是我和我的学生透过戏剧这课外活动一起成长，我对人处事不断地成熟，学会了如何沉默地面对困难而不抱怨；我知道戏剧的功能不单丰富了学生的生活，更丰富了我的感情；丰富了我对人生的感觉。我大学毕业出道，因成绩不是很标青，只好迫着去为人师表，自己当时觉得「教书」总是次等的工作；因在那个年代，多数大学毕业的同学不是做行政官便是政务官，而在同学们眼中沦为「教书」很不是味道。「金钱并不是最重要，开心与否才重要。」这句说话的涵义是要经历磨练多时才能真正体会。我曾有一段时期真的很迷惘，觉得自己是否真的很没出息，自己去教书都觉得没用，那如何去面对学生；慢慢地我参透出这道理，我不是觉得为人师表很伟大，但觉得当一个人去做一件事，而他的动机和出发点是不把自己看做很伟大的时候才像回一个人。我担任戏剧组导师后，我发觉我的视野开阔了，思想豁达了。我带领学生去访问别人，去构思剧本时，我会客观地去看人；我发觉做回自己，仍有价值。今天，我已养成一种去观察别人的习惯，我如果再无兴趣去观察别人，就是我写作生涯完结的时候。在这多年来，我和我的学生学会了自信，我不再怨天怨地，我不再自卑，不再觉得自己不如人。我觉得自己曾经很努力地从零开始，到今时今日能改变自己的生活，是靠我和我的学生们，曾经咬紧牙关，努力地去探索和发掘自己的兴趣，把这兴趣培养成自己的事业，这事业解决了我的心魔，令到我觉得人生最终目的不是吃喝玩乐，大鱼大肉，显贵发达，而是在你面前仍有很多奥妙值得探索，仍有很多的路让你走，而你亦能走得到，这才是真正的人生。一班顽皮的学生要你整天的去接触，他们整天闹哄哄嘻嘻哈哈的，而你要去培育他们透过戏剧活动让他们发挥，让他们找到自己。如果他喜欢捣蛋，我便会对他说；与其在现实生活中做坏蛋不如在舞台上做歹角，既可发挥自己捣蛋的本领，又可赢得别人的掌声，在现实生活中想表现的令人讨厌行为，化为舞台上的演技，既可发泄又可找到自我，这样，那平日给人感觉是捣蛋鬼的他便会觉得很开心，甚至去教别人演戏，因为他已找回自我的价值。一般学业成绩不大好的戏剧组成员，当然考不上演艺学院而在社会上亦不会担任高

职，只是担任一些普通职位，例如文员、侍应、搬运等，但他不会去做社会的败类。他虽然职位低微，但绝不自卑，对自己亦很有信心。身为教师，看见他们这种表现，比诸看见一个衣锦荣归的学生，那种欣慰同样是金钱也买不到的，因为你觉得自己曾经启蒙一位青年人的心态。

在过往十多年的教书生涯中，我觉得无悔，不单教会了自己，亦令我与学生们的关系更密切。看着学生们不断成长，我亦同步成长，透过戏剧活动，我学会了自信，学会了如何去爱别人，更学会了去爱自己。

注：本文由杜国威先生口述，编辑小组整理。

杜国威：前资深中学教师，现为职业编剧家，多次获奖，现职香港话剧团驻团编剧。